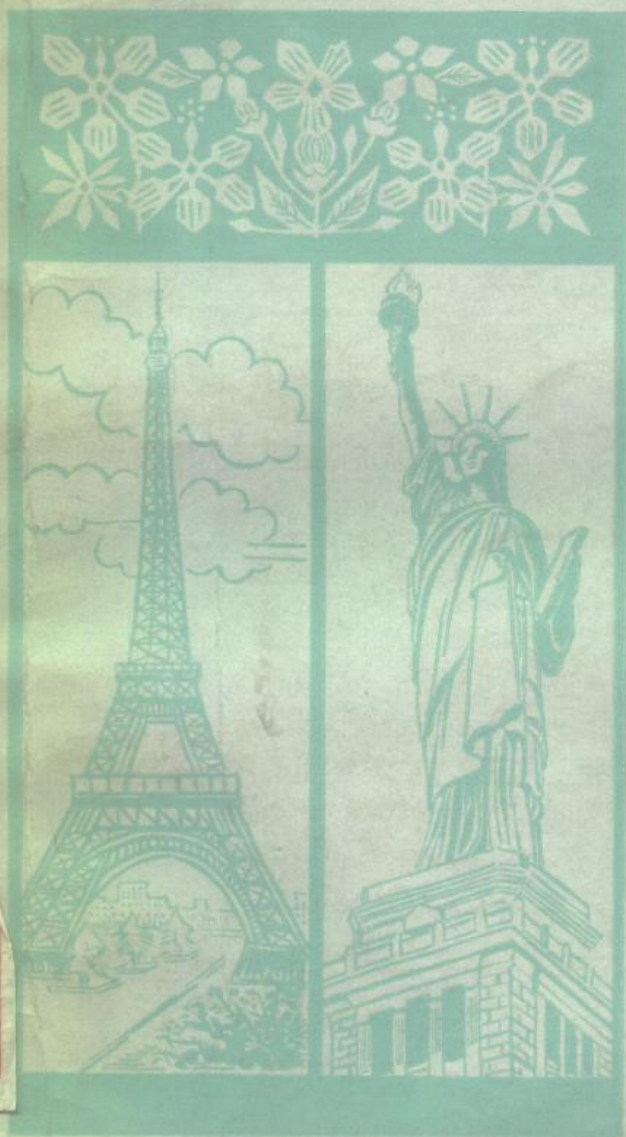


HAIWAI PINGZONG

海外萍踪

王 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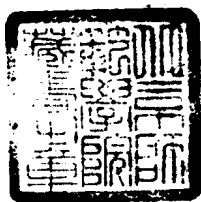


新 华 出 版 社

I253/13

海外萍踪

王 伟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62313

新 华 出 版 社
762313

海外萍踪

王 伟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三 二 〇 九 工 厂 印 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75印张 100,000字
1980年5月第一版 1980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号 10203·010 定价 0.41元

前 言

这十多篇短文是我在国外工作期间，主要是在瑞士工作期间和国外旅行中的一些印象、感受和回忆。

作为一个记者，我觉得除了搞好新闻报道，须要留心观察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的动态外，也应当留心观察社会生活，它有助于丰富我们的报道，也有助于从一些日常的生活，甚至一些看来很平凡的事物中了解这个国家。

过去“知识性”、“趣味性”受到了批判，所以那时我也没有有意识地去观察周围的事物，或注意搜集材料，因此现在写出来的这些东西，也只能是浮光掠影的肤浅文字，不过我尝试努力打破框框，写一点自己想写的东西，哪怕很浅薄，也借此练练笔。

作为一个记者，我还没有勇气脱离客观真实去试图写报告文学，自己也没有那样的才能，我只想写点印象和感受，作一点采风，尽管它是不够格的散文，也不是引人入胜的游记，只是顺手拈来的随感式的散记，让人们从这些短文中，了解一点国外风情（风土人情），领略一点海外风光和生活，也许不是完全没有意思的吧。

这本小册子中有几篇通讯过去曾发表过，这次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但仍不免有八股味，收集在这里倒不是因为“敝帚自珍”，而是作为自己生活和工作历程中的一个脚印。“往

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附录《北非诗抄》，也是这个意思，虽然已时过境迁，但可以作点历史的见证。

这本小册子的出版，要感谢许多同志的帮助，没有他们的鼓励，我是不会写这些东西的。

作 者

一九八〇年一月，于北京

目 录

前 言

巴黎心影.....	(1)
纽约印象.....	(10)
两湖哀思.....	(19)

——悼埃德加·斯诺

阿尔卑斯号角.....	(28)
在瑞士农家作客.....	(37)
莱蒙湖与日内瓦.....	(47)
琉森探胜.....	(58)
苏黎世散记.....	(68)
索宁伯格的地下灯火.....	(78)
漫游“袖珍国”.....	(86)

——访列支敦士登

他们这样生活着.....	(94)
天涯海角骨肉情.....	(101)
非洲见闻.....	(108)
附录：北非诗抄.....	(136)

巴 黎 心 影

巴黎，你象一只变幻多端的万花筒，反映了西方世界一个时代的色彩。

巴黎，多少作家和诗人歌颂过你，赞美过你，也发出过哀叹。伏尔泰、卢梭、雨果、左拉、巴尔扎克、莫泊桑……静静地躺在黑沉沉的“先贤祠”（名人公墓），但是，他们笔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兰台、夏培上校①，或常常牵着小山羊的吉卜赛女郎埃斯梅拉尔达②，还有为了一点虚荣心而终身受尽折磨的玛蒂尔·骆塞尔太太③，波娃丽夫人④……他们依旧活着，似乎在巴黎到处还都可以看见他们的影子，也许他们穿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服装，变换了头衔，但是他们仍旧出没在巴黎的街头巷尾，官衙第宅。

塞纳河河水流了几千年，共和国总统居住的爱丽舍宫门口仍然站着身穿拿破仑式制服的卫兵，卢森堡公园的长椅上总是坐着清闲的人，灰蓝色的小鸽子仍然麇集在美丽的老市政厅的壁龛里，拉丁区圣米歇尔大街的露天咖啡店的巴黎大学生，爱丽舍田园大道上的车水马龙……这就是初到巴黎的人的印象。

巴黎，有人称你是“迷人的”，从艾菲尔塔塔顶，俯瞰你的容颜，是一个令人目眩的大千世界，五光十色，使许多人为之迷惘。这里的许多建筑物、纪念碑、街道名称，都有着这个法国首都漫长的历史发展的痕迹。

“美丽的巴黎”，每年成千上万的游客涌到你的身旁，他

们沉醉于你的美，静静的塞纳河，瑰丽的凡尔赛宫，珍藏爱神维纳斯、太阳神阿波罗雕像和“美丽的蒙娜丽莎”的罗浮宫；圣母院的钟声，枫丹白露的田园景色……巴黎，你有赏不尽的美景，看不绝的姿容。

巴黎不仅是一个有许多珍奇建筑的城市，巴黎市内许多街道、广场、古建筑物和纪念碑以及各个美丽的角落的历史，都镌刻着许多令后世永志不忘的伟大事件和革命传统。女英雄让·贞德的雕像，竖立在巴士底狱^⑤基地上的“七月圆柱”，协和广场令人想起被杀害的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在居易里花园，纪念碑上的八个爱国者的名字，令人怀念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五日为解放首都而牺牲的英雄。

正是这些英雄的名字，使巴黎成为一座光荣的城市，象法国国徽上那行拉丁字表达的那样：在历史的长河中，“能使它颠簸，不能使它沉没！”

每次去巴黎，我总要到协和广场去走走，它同金星广场和罗浮宫附近的卡鲁赛广场连成一片，构成了巴黎美丽的布局。每当初夏黄昏，许多人们来到这里，息息脚，散散步，呼吸一点自由的空气。这时广场中心的巨大喷泉的银色水柱和广场上的灯光相辉映，使它显得更加美丽。那座二十二米高已经有三千多年历史的从埃及运来的方尖石塔，使人想起古代的埃及。但在这里更发人遐想的是巴黎人民在一七九二年推倒显赫一时的路易十五的雕像，处决路易十六和皇后玛丽—安东奈特。还有公社时期的沸腾的日子里，公社社员们在广场四周重重叠叠围上的沙袋。甚至连罗浮宫这个“纯粹艺术的宫殿”的院子里，在那些日子里也发生了残酷激烈的战斗。协和广场上，曾经有过沸腾的生命，马赛曲从早到晚唱个不停。现在却显得如此宁静，黄昏来临，协和广场溶汇在巴黎的万家灯火里，车水

马龙使我的遐想也被现实打断。

的确，巴黎是十七世纪欧洲一切贵族风气、癖好和时髦的发源地，但巴黎也是十八世纪激烈的阶级矛盾和人民运动的舞台。从巴黎公社直到反法西斯侵略的年代，多少次人民起义，多少次阶级斗争，都发生在这个光荣的城市——巴黎的街道上呵。感谢许多伟大的作家，是他们使巴黎动人心弦的历史事件至今活在人们心中。

塞 纳 河 畔

深秋的一天，我穿过巴黎市去奥利机场，巴黎笼罩在一片阴雾蒙蒙之中，一个拐角处，突然出现一片林子，那里是带着褐红色的树木和飘谢的黄叶，一条通向林园深处的小径里，一个年轻的姑娘，打着一把雨伞在那里徘徊。在深秋的湿雾中，在一片枯枝败叶间，她显得那样孤独。这个平凡的景象，在我心中引起一种不可捉摸的感觉，不由得我想起雨果或巴尔扎克笔下的情景。

这片林子很快消失了，接着出现了塞纳河的影子。我不曾乘船游过塞纳河，但我却曾好几次在塞纳河畔漫步。我喜爱塞纳河，不仅是它的浓荫和静静的流水，以及塞纳河两岸那许多名胜古迹。沿着河畔矮墙那些小书摊太吸引人了，它们靠近河岸，过去是有着麻布遮阳的帐幕，现在改成了洋铁皮顶，它不堂皇，也没有琳琅满目的新书，但是只要你有那么一点闲适，在这些小书摊上也许你会发现某些名著的珍本；挂在书摊前面的那些画幅，有时会使你惊呼。并不需要花许多钱，你可能买到你心爱的书画。在这里，我仿佛享受着多年前在北京东安市场、在隆福寺、在厂甸徜徉于那些狭窄的旧书肆的乐趣。

如果你有时间，步下石阶，沿着河堤漫步，你会看见“典型的”巴黎景象：一个中年人蓬头垢面，抱着酒瓶在狂饮，面部的表情是痛苦的。在他的近旁几个青年在弹吉他，旁若无人。另一处，一些男女铺上一张毛毯，或坐或卧，或歌或饮。也有在树荫下紧靠双肩的情侣。还有些很象是失业的外籍工人，两眼直楞楞地望着塞纳河的流水。如果你从这些人的身旁经过，他们善意地向你打招呼，如果你不嫌弃他们，他们会和你分饮一杯，他们会对你畅谈真正的巴黎人的生活。然而，我这个“外国人”每一次都匆匆而过，对他们总是带着一点遗憾和歉意。听说，夏夜这里是流浪者和乞丐栖身的地方。

蒙 马 特 即 景

除了塞纳河的小书摊，我还喜欢蒙马特高地的泰尔特尔广场。我每次到巴黎总要去蒙马特高地，并不是去瞻仰矗立在高地上的圣心院，而是绕过圣心院去泰尔特尔广场。严格来说，这并不算什么广场，只是圣心院旁边高地上的一片平台，它周围的画店、咖啡馆、纪念品商店把它围成一个象天井般的小园地，在园地的林荫之间，巴黎的民间艺术家摆着他们的作品、画架和坐凳。一把大伞下就是一座“门面”。据说，这些民间艺术家有的是刚从艺术学院毕业的，有的是没有固定工作的画家，他们大多数是无名画师，因此在这里来卖画、作画，而更主要的是为游客们速写，只要花上二、三十个法郎，几分钟的时间，选一块就近的地方，这些艺术家笔下很快就会出现一幅维妙维肖的肖像。这是巴黎游人一个珍贵的纪念。

这些民间艺术家的作品风格各异，也有抽象派的画，但大多数是写实的或者可以叫世俗画吧，但是他们决不是画匠，他

们看来是有才华的。也许他们希望有一天他们的才华会为某个艺术大师发现，象克里斯朵夫^⑥那样，一举成名，震惊巴黎。也许他们没有这个幸运，那一生就在这风风雨雨的百把平方米的广场上穷愁潦倒。我几次去泰尔特尔广场看见的民间画家都是法国人，也许还有其他欧洲国家流落在巴黎的艺术家，而最近一次却看见两个东方人跻身在他们中间，攀谈之下，才知道这一对年轻男女都是日本人。我多少有些惊奇，日本的丰田汽车、索尼电视机、精工手表充斥了欧洲市场，决没有想到日本的艺术家的在泰尔特尔广场摆上了画摊。

“现 代 艺 术”

巴黎的艺术瑰宝是令人向往的。我第四次参观罗浮宫时，再一次在达芬奇、拉菲尔、达维达、鲁宾斯的画前，在罗丹的米罗神像（它是一八二〇年从希腊米罗岛上发掘出来的）、在卡诺瓦、在洪顿的雕塑面前留连忘返，那个活生生的、奔放向前的，就象要飞向空中的“胜利女神”，在博物馆的入口处楼梯顶端就把人吸引住了。虽然她没有手，没有头，然而它是古代雕塑中表达热情奔放动作的最完美的作品。然而“现代的”巴黎艺术却使我有些毛骨悚然。一天早晨，我偶尔在玫瑰公园散步，因为太早，没有进到真正的玫瑰花园，但是我们穿过用玫瑰树枝织成的圆形拱道时，玫瑰的清香和早晨的清新空气沁人心脾。当我们穿过拱道，出现一片草地，这里有一个别具一格的“艺术展览”：有一件艺术品，题为《生之终结》，那是一个在公墓里常见的一模一样的坟墓，墓上有两个红色塑料布的小卷，一个上边露出婴儿的两只小腿，旁边一束花。这大概意味着“生”吧。另一个小卷上面放了十字架，还有一只花

瓶倒卧在旁。这大概意味着“死”吧。在这件“艺术品”的近旁，有一个全身赤裸的、无头、断肢的雕像。还有一件令人作呕的“作品”：一个大钵内，有两具骷髅，搂抱在一起，骷髅外表是一层透明的塑料膜，中间涂以血红色，显示出是一堆人的骨血。这个钵盘的四周又围上一圈白骨……好一个美丽的花园，绿茵茵的草地，却出现这么一个“死亡展览”。罗浮宫的艺术珍品，每天吸引着成千上万的观众，真是百看不厌，而这里却是冷清清的。

巴黎的建筑艺术是各式各样的，几乎汇集了全世界的建筑艺术风格。如果站在圣·日耳曼⑦或登上艾菲尔塔顶，就可以看到哥特式建筑直插苍穹的尖顶，庄严典雅的宫殿、雄浑持重的凯旋门、古香古色的巴黎大歌剧院，横跨塞纳河上的三十多座姿态各异的桥梁，也有最近一二十年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但其中有一个新型建筑——“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却引起了一些争议。一九七九年游巴黎时，朋友特别带我去参观这一别致的建筑。这真是一个大胆的创作，打破了建筑学上的框框，人们把它称为“炼油厂”。因为这个建筑，从外表看，全是纵横的管道和林立的钢架，与一座炼油厂没有两样。建筑的正面是大红大绿的色彩，十分耀眼。据说当时有人反对这种建筑格式，认为它破坏了巴黎的美观和谐，和巴黎其它建筑不协调。但是，拥护者说，一八八七年兴建艾菲尔铁塔⑧时，也有人反对过，甚至要求毁掉它。一个作家给它起了“空蜡烛台”的绰号，有人散步时也要避开这个“钢铁怪物”，但现在艾菲尔铁塔不是成了巴黎的象征了吗？这个理由确实是难以驳倒的。法国人大概是一个最喜新厌旧的民族吧。据说，蓬皮杜很推崇现代派的艺术，因此这个中心就以蓬皮杜命名，而且采用现在这个设计，当然也是为了纪念戴高乐之后在法国历史上起

过重要影响的这位总统。

这个建筑共有六层，建筑面积达十万平方米，是一九七七年建成的。要登上这个“中心”，除普通电梯和楼梯外，有一种象卷筒式的，用透明材料（看起来和玻璃一样）罩起来的自动电梯，从楼前回旋而上，里外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乘这种电梯的人极多，只有往下走时，为了省时间，才乘垂直升降的电梯。

这个“中心”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底层是“工业创造中心”，陈列各种新工业产品；“大众情报图书馆”，藏书五十万册，杂志两千多种，这里还有学习外语的听力室。还有“国家现代艺术馆”，这里的展品从“野兽派”、“立体派”、“达达派”到“超现实主义”全有。地下层是“声学音乐协调研究所”。更热闹的是，是这个“中心”前面的广场。许多青年在这里，有的唱歌，有的跳舞，歌舞完毕向观众收一点钱。也有青年人在这里发表演说的，三五成群晒太阳的。

罗浮宫门前所见

人们说巴黎是最没有种族歧视的城市，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施展他的才华。一个穷小子转瞬间可以变成百万富翁，一个歌女只要一部电影就可以成为轰动全巴黎的明星。但是，就在我第四次参观罗浮宫之后，在门外的墙边小憩，阳光十分暖和，鸽子在广场上啄食，熙熙攘攘的人群进进出出，突然，我看见几个黑人象惊弓之鸟似地飞奔，我一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仔细一看，这几个黑人手中提一个大包，原来他们是在罗浮宫近旁，摆地摊，向游客兜售一点非洲的手工艺品，但是每当警察一出现，他们十分机灵，用一种你难以想象的速度，把

地摊一晃，象小鹿见到猎人一样，逃之夭夭。但是为了生存，这些非洲人似乎已经练出一副对付警察的本领。不一会，两个非洲人摆的地摊又出现在我的眼前，刚才的追逐，似乎只是一场虚惊。罗浮宫前这一幕，把我对罗浮宫的美感都驱灭了！

风云变幻

说真的，我对巴黎的了解太肤浅了。我没有窥探过巴黎的奥秘，我没有见过富丽堂皇、雍容华贵的场面。我只见过索邦的一角，我只以记者身份去过多尔塞码头的走廊。我在巴黎公社烈士墙前，在“先贤祠”的伟大的作家墓前致过我的哀思。一九七九年六月，我在一条叫戈德弗鲁瓦的街上看过二十年代周总理曾经居住过的一家普通旅馆和周总理的简朴的居室。我曾经有机会在卢森堡公园和一位普通的法国妇女谈过话，她为她的丈夫能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一分力量而感到高兴，虽然她要忍受一点别离的痛苦（这对欧洲的妇女来说是不容易的）。就是这些小小的记忆深深地投下了我几次巴黎之行的心影。

在这篇回忆里，我没有触及到风云变幻的法国政治，也没有谈到巴黎人在想些什么。从一七九二年以来，法国经历了五个共和时代。战后又经历巴黎的重建，阿尔及利亚战争，戴高乐的执政，法国退出印度支那和非洲，欧洲共同市场的建立，一九七三——一九七五年的经济危机……这些都给巴黎人带来过多少的哀乐和悲欢。今天的巴黎人在想些什么呢？展开一九七八年某天的一家报纸我看见下面一段描述：

“巴黎的‘五月风暴’过去了十年了。当年法国大学生玛丽安娜站在路障上，一手高举社会主义红旗，一手举着无政府

主义黑旗。……据说，现在法国的青年对一九六八年的运动已经淡忘了，而他们的精力转移到其他方面，如消灭公害、女权运动、同性恋爱、反对国家侵犯个人权利等。一九六八年的自由主义潮流又重新抬头。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神秘主义、个人主义重新抬头。人们不知疲倦地寻求男女间关系的‘真实性’，诸如‘灵魂’‘心灵’一类字眼又流行起来……。”

巴黎呵，你使我怅惘。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

-
- ① 都是巴尔扎克著作里的主人公。
 - ② 雨果《巴黎圣母院》的主人公。
 - ③ 莫泊桑小说：《项练》。
 - ④ 福楼拜小说：《波娃丽夫人传》，又译《马丹波娃丽》。
 - ⑤ 1789年法国大革命，7月14日巴黎革命群众攻打巴士底狱。
 - ⑥ 罗曼罗兰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的主人公，音乐家。
 - ⑦ 巴黎近郊的一个高地。
 - ⑧ 塔成于1889年，是为了纪念法国革命一百周年而建的。
 - ⑨ 巴黎最古老的大学，在拉丁区。
 - ⑩ 法国外交部所在地，巴黎人把外交部叫“多尔塞码头”，象英国人把首相府叫“唐宁街十号”，美国人把国防部叫“五角大楼”。

纽 约 印 象

摩天大厦望纽约

从日内瓦乘“波音—747”客机，经过七个半小时的飞行，到达纽约肯尼迪机场已经是夜色苍茫了。

第一次到纽约这个大都市，不辨东西南北，是来接的同志告诉我，汽车经过长岛，向东南行，过昆斯波诺桥，即望见繁星般的曼哈顿夜景。这是纽约的“精华”，一幢一幢的摩天大楼在夜空中勾画出它的巨人般的身影。但是真正看曼哈顿，还是第二天去“自由岛”的时候。我们乘“环游号”轮，徐徐驶向这个纽约的门户。那个手执火炬，从过去的教科书上就熟悉的、象征着“自由新大陆”的女神像，逐渐映入眼帘。她在灿烂的阳光下，矗立在万顷波涛之中，她如炬的目光，阅历了美国二百年的沧桑。自由神像高达三百英尺，我们从底部一鼓气爬到这位女神的肩头，从肩头的小窗可以望见她的巨臂和高擎的火炬。呵！正是这希望的火炬，使多少贫苦的人民从旧大陆，从南美，从苦难深重的旧中国，投向你的怀抱。

从自由岛望曼哈顿区，似乎令人感到纽约“心脏”的跳动，它是金元帝国的象征，它的根根神经和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联系在一起。归途中我们经过华尔街。虽然今天阳光灿烂，但是由于华尔街两旁的摩天大厦挡住了阳光，由于这些摩

天大楼辐辏，华尔街显得很狭小、阴森，给人一种喘不过气来的压迫的感觉。从这里斜穿过街道，不远就是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证券交易所。多少次金融界的风浪从这里兴起，它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脉搏。从证券交易所往东是纽约市最高的建筑，一百二十层楼的“世界贸易中心”。只要你登上“世界贸易中心”或“帝国大厦”的顶层，曼哈顿区乃至整个纽约市都尽收眼底了。我只有机会登了一次“帝国大厦”，从大厦的底层先乘电梯直达第八十六层，只花了一分多钟，然后改乘电梯到一百零二层。从电梯走出来，使人感到这里真是高接云天了。据说，如果碰上下雨，还可以看见“红雨”呢。人们就从这一百零二层的高楼四周的走廊俯瞰纽约全市。这样的高层建筑，按建筑设计，有一定的摆动幅度，只是人们感觉不到罢了。从这里可以看见洛克菲勒中心、通用汽车公司、海湾石油公司、大通银行这些金融、工业巨人的摩天大楼，象竹笋般地丛集在曼哈顿的东头。

“帝国大厦”的一百零二层楼上刻下几个很有趣的数字，它告诉人们大厦建成于一九三一年，高达四百四十八米，从底层到一百零二层共有一千八百六十级，建筑面积三千七百万立方英尺；建筑用钢材六万吨，砖一千万块，但为了留一块作纪念，实际只用了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块；建筑物下面有一组巨大的空气调节器，每小时换六次新鲜空气；整个建筑物有六千五百扇窗户，每周要清洗两次，大厦有两百名打扫清洁的女工；大厦底层走廊全部建筑使用大理石，这些大理石分别来自意、法、比、德等西欧国家。

这些摩天大厦代表着一种近代“物质文明”，纽约以此自豪，睥睨西方世界一切通都大邑，但是，正象纽约一家报纸说的：“这些大厦的高度虽然各有不同，但其潜在的危险则相差无